



Se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 叶慈

## 诗 选

Se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不包括台湾、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慈诗选(汉英对照)/(爱尔兰)叶慈著；杨牧编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495-8169-6

I . ①叶… II . ①叶… ②杨… III . ①诗集 - 叶慈 - 现代 - 汉、英

IV . ① I56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614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王家胜 特约编辑：王 镇

装帧设计：陆智昌

制 作：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0.75 字数：72千字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5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1 导言
- 19 牧神的祭师  
The Priest of Pan
- 21 在香谷阡陌  
'Mong Meadows of Sweet Grain
- 23 露水点点滴滴落  
The Dew Comes Dropping
- 25 每当身在荒漠  
Wherever in the Wastes
- 27 那印度人致所爱  
The Indian to His Love
- 31 叶落  
The Falling of the Leaves
- 33 蝶 蟬  
Ephemera
- 37 湖岛因尼斯夫莉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 39 当你老了  
When You Are Old
- 41 白鸟  
The White Birds
- 43 赠与我倾谈向火的人  
To Some I Have Talked with by the Fire
- 47 让爱平静将息  
He Bids His Beloved Be at Peace
- 49 黑豕谷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Pig
- 51 论完美  
He Tells of the Perfect Beauty
- 53 七重林中  
In the Seven Woods
- 55 树枯枝萎  
The Withering of the Boughs
- 59 亚当其惩  
Adam's Curse

- 65 老人对水自怜  
The Old Men Admiring Themselves in the Water
- 67 特洛不再  
No Second Troy
- 69 睿智随时间  
The Coming of Wisdom with Time
- 71 什么事都教我分心  
All Things Can Tempt Me
- 73 一九一三年九月  
September 1913
- 79 失落的尊荣  
Fallen Majesty
- 81 寒天  
The Cold Heaven
- 83 东方三贤士  
The Magi
- 85 阔园野天鹅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 91 一个爱尔兰飞行员预见死亡  
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
- 95 所罗门与希芭  
Solomon to Sheba
- 99 学者  
The Scholars

- 101 忧郁作  
Lines Written in Dejection
- 103 黎 明  
The Dawn
- 105 钓 者  
The Fisherman
- 111 有人要我写一首有关战争的诗  
On Being Asked for a War Poem
- 113 余尔等主  
Ego Dominus Tuus
- 125 麦柯·罗拔兹与舞者  
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 133 一来自前生的形象  
An Image from a Past Life
- 139 复活节·一九一六  
Easter, 1916
- 149 一名政治犯  
On a Political Prisoner
- 153 群众领袖  
The Leaders of the Crowd
- 155 二度降临  
The Second Coming
- 159 战时冥想  
A Meditation in Time of War

- 161 航向拜占庭  
Sailing to Byzantium
- 167 吾 宅  
My House
- 171 窗子边上的燕巢  
The Stare's Nest by My Window
- 175 西元一千九百十九年  
Nineteen Hundred and Nineteen
- 193 丽姐与天鹅  
Leda and the Swan
- 197 爱德芒·杜刺可画黑色人头马  
On a Picture of a Black Centaur by Edmund Dulac
- 201 在学童当中  
Among School Children
- 211 人性尊严  
Human Dignity
- 213 离 群  
His Wildness
- 215 自我与灵魂的对话  
A Dialogue of Self and Soul
- 225 象 征  
Symbols
- 227 十九世纪以降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 229 三世运  
Three Movements
- 231 疯月  
The Crazed Moon
- 235 阔园与灞列力塔 · 一九三一  
Coole and Ballylee, 1931
- 243 拜占庭  
Byzantium
- 249 感念无名教师  
Gratitude to the Unknown Instructors
- 251 催眠曲  
Lullaby
- 255 长久沉默之后  
After Long Silence
- 257 她的优势  
Her Triumph
- 259 选定  
Chosen
- 263 她神觉之象在林中  
Her Vision in the Wood
- 269 乌何由来哉?  
Whence Had They Come?
- 271 灾忽  
Meru

- 273 青金石雕  
Lapis Lazuli
- 281 致桃乐西·卫俄斯里  
To Dorothy Wellesley
- 285 刺 激  
The Spur
- 287 朝圣者  
The Pilgrim
- 291 雕 像  
The Statues
- 297 消息为德尔菲预言而作  
News for the Delphic Oracle
- 303 长脚蚊  
Long-legged Fly
- 307 一炷香  
A Stick of Incense
- 309 高 谈  
High Talk
- 311 人及其回声  
Man and the Echo
- 319 政 治  
Politics
- 320 注 释

## 导言

爱尔兰在基督教传入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属于那种离析散居的部落秩序，倾向于流动，迁徙，而族群之间并无一体的认同；虽然彼此可能意识到血缘近似，恐怕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曾强烈地感觉到唇齿之亲。所以，我们想象，在那一段长而又长的古代，四季游走和歇息于无垠的绿野上的爱尔兰人（正确地说，应该称为喀尔特人，Celt），他们升降山阜谷壑，穿越林莽，涉乱溪涧，这样成群扶携各自的老幼，牵领他们的畜牲，擦身而过，自然是缺少民族认同的，虽然他们共有喀尔特人的盖耶耳语言（Gaelic），并且以那语言各自流传着他们祖先的英雄事迹，例如无限

勇毅的库克哈练 (Cuchulain)，在史诗和民间传说故事里被歌颂着，正好像他在叶慈的现代诗里被祈求显灵，为了守护一个新世纪为爱尔兰民族尊严独立的革命党人，免遭异族统治者扑灭，杀戮。

公元第三世纪初，可玛克·马卡尔特 (Cormac Mac Art) 肇建城堡于达腊 (Tara) 地，并号召武士成军，爱尔兰人逐渐体会到凝聚之力，滋生民族共同之情。达腊城堡的象征意义自中世纪以来未尝稍衰，代表了喀尔特精神文明以及植根于那精神文明里的爱尔兰的诗与艺术之中心。如此，当叶慈在《七重林中》径取它为文字构成的典故而无任何隐晦之虞，原因也十分明白了，正如诗人在《雕像》中毫不犹豫地呼库克哈练之名，其中所含涵指涉的豪迈，气度，以及忧患艰难之想，都是直接而无隔绝的，对于熟识史事传说的，自觉的爱尔兰人而言。

基督公教正式传入爱尔兰之年，通常作四三一。那一年罗马教皇遣帕拉底阿斯 (Palladius) 来到。然而，在此之前，早已有笃守谨信耶稣教训的使徒浮海

来到异端的爱尔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卒后被奉为爱尔兰之守护的圣巴特里克（St. Patrick）。此后二百年间，基督教寺院如雨后春笋漫延爱尔兰，并且证明能倨严，缜密，有力地深入爱尔兰人的心境与精神，和原住的盖耶耳神话传说交叠，融合，从而产生一种寓二类异质文化于单一呈现方式的生命情调，互补共生，彼此诠释，蔚为爱尔兰心神最深邃，美丽的发扬，自成体系与传统，无与伦比。第八世纪末，北欧海盗始袭爱尔兰，烧杀掳掠之余，盖耶耳人前此三百年累积的自信与财富为之荡然，爱尔兰陷于分裂，离乱，不断的内部冲突和战争所导致的灾害视海盗侵犯犹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布莱恩·伯鲁（Brian Boru）达腊登基为王，始重振盖耶耳秩序，似乎寻找到了爱尔兰古老的文化力。这是公元第十世纪下半叶的事。

然而，也就在第十一世纪之初，当布莱恩·伯鲁一〇一四年殂于王位之际，爱尔兰开始卷进一漫长，驳杂，悲壮的涉外关系，明显，深刻而大规模地影响了这盖耶耳文化体系下的民族，甚至使得他们的历史

严重地髹染了一层阴郁的色彩。这构成无比影响的异族外国就是英格兰，即狭义的英国。布莱恩·伯鲁既亡之后，爱尔兰再度的分裂局面，引起英国王室贵族的窥窬，于是自十二世纪下半叶的亨利二世(Henry II)以下，历代英王无不积极经略爱尔兰，以盖耶耳人为殲戮，虽因此而导致侵略者与本土人民皆不免死伤枕藉，城乡萧条，英人乐之不疲，历经都铎朝(Tudor, 1485—1603)，与史都瓦朝(Stuart, 1603—1714)，长期的军事行动配合经济剥削，尤其见于他们纷纷围筑的所谓“新教垦殖园”(Protestant Plantations)，以没入爱尔兰盖耶耳原住民的土地，赏与对王室效命有功的英格兰人，以及苏格兰人。高压统治下支离破碎的爱尔兰仅能苟延残喘，绝望的盖耶耳民族精英或者纷纷流亡海外，或者沉入暗症无声与贫穷。史都瓦朝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监国期间更变本加厉，对爱尔兰的政策以秉持新教的狂飙，彻底消灭早已深植在盖耶耳文化中的罗马天主教为其神圣使命。爱尔兰为战争，饥馑和瘟疫所摧残，陵夷，

人口锐减至五十万之数，破败，荒凉，衰弱，而且幽昧而暗淡。

笃信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于一六八五年登基，曾给予爱尔兰短暂的希望，但一六九〇年波恩（Boyne）一役，为威廉三世（William III）火攻击溃，回天无力，从此爱尔兰天主教徒快速地陷入绝境，他们被严禁拥有土地农庄，不得担任政府公职，所有财富归新教徒控制，苛捐杂税，四季的徭役和地租，使他们生存的凭借消灭无形，人性尊严丧失殆尽。尤有甚者，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更无发言和投票权，上大学受教育的机会也同时被剥夺了。在前后一世纪的期间里，英国彻底有效地将爱尔兰推进黑暗愁惨的深渊，使它从一可怜悯的殖民岛屿更长坠千仞，终于进入不见天日的奴隶地狱。十八世纪结束前，爱尔兰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当中曾为此民族厄难痛心疾首，进而针砭批判的颇不乏历史之洞识与宗教良心，但效果微乎其微，其中包括以新教徒身份位居都柏林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最高司铎的约拿丹·史威夫特

(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 大主教乔治 · 柏克莱 ( 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 和著名雄辩的艾德蒙 · 伯柯 ( Edmund Burke, 1729—1797 )。史威夫特感愤之余，曾以他风靡不列颠英语世界尖锐犀利之笔著时文《虚怀刍议》(一七二九年)，倡言为了遏止爱尔兰穷人儿童变成他们父母与国家的负担，并且为了把他们化为公共福利的资源，这个贫贱无告的民族何妨将大多数儿童一一屠宰，以供食用，既可解决养育困扰的难题，兼以外销牟利，对爱尔兰枯竭的生计不无小补云云。史威夫特为了警惕世俗，不得不诉诸极端悲惨丑恶的文字，掾其刺时之大笔，以暴易暴，为绝望的爱尔兰人大声疾呼。在他危言耸听，历数以屠杀儿童为挹注民生社会的策略时，曾举一指涉域外的专例以支持他的议论，以虚拟假设，疯狂失心的语气强言凡此种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由一个名叫撒蛮那札 ( Psalmanazar ) 的美丽之岛之人引进自遥远的台湾云云。表面上荒忽其唐的寓言讽刺，其沉痛处更撼人心魄，感人肺腑。虽然如此，文章亦犹如石沉大海，

发表后四十年间影响实微，并不能激发英国新教统治者对广大受压迫者的悲悯。

法国大革命导致爱尔兰志士一新的认识，他们开始觉悟到武装暴动以反抗强权可能就是民族解放必要和惟一的手段。十八世纪末年，渥福·童（Wolfe Tone, 1763—1798）联合新教与天主教徒组织爱尔兰联合会；迨一七九八年，由爱德华·费滋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763—1798）领导的革命行动终于爆发，事败死之；前此渥福·童也为起义而殉难。百年之后，叶慈作诗纪念约翰·奥里雅雷（John O’Leary, 1830—1907）时，郁悒中重提旧事，“理想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去”。然而不然，纵使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因为英国政府通过对部分大家族的笼络，安抚，曾经产生某些程度的繁荣假象，但所谓繁荣都局限于既得利益者的取夺范围，并未能深入中下层社会。叶慈既赞叹以格瑞歌利夫人（Lady Gregory）所拥有的阔园（Coole Park）之代表了十八世纪以降爱尔兰优渥雅致之文化，复深深为那长时期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之牺牲而感动，